

白ノ解體新書ナリ、解剖譯書ハ此ヲ以テ嚆矢トナス、爾後今日ニ至テハ、譯書陸續イヨ、密ヲ究ム、今此等譯書ヲ以テ、素靈ノ奥義ヲ説、解スルトキハ、雷燃犀ノミナラズ、殆ンド顯微鏡ノ微ヲ顯ハスニ伴シモノアリ、

此闕兒武思ノ時享保六年辛丑ヨリ、僅ニ三十三年ヲ經テ、山脇東洋寶曆四年甲戌ノ臘志成リ、又二十年ヲ經テ、杉田玄白安政三年甲午ノ解體新書刊行セリ、當時文運ノ駿々タル亦想像スベシトス、

〔解屍編序〕余家世以瀉醫仕本衙、祖父受術於紅夷、先父紹之、余不肖弱離憂過庭之訓不可得終也已、余曩遊長崎、事栗崎道意翁、留學積年、翁善南蠻醫方、蓋其術不原素靈、不據診候、而望色察證專以剝破湔浣縫令傳膏行之、亦專門而特見活人之手段焉、固愈蹠華元化之流乎、然至於觀表識疾之所在、洞見不惑之妙、則獨賢哲所能、我輩鴛下、豈所庶幾哉、夫升堂者自階、窮源者必遡、須先讀經籍、習脈家言、乃讀素靈、而及骨空本踰、諸篇所述系脈絡俞辭簡旨深、未易通曉、旁攻諸群書、異說紛然、不知所從、疑慮塞于胸中、爾明和己丑冬、本衙受太政入鎮京師、余得陪駕而入京師、既聞醫流之傑特有台州荻先生者、乃投刺受業其家塾、先生爲人溫厚能容、兼以該博宏才、余以宿疑扣則應之影響猶遲、數年之疑一旦瞭然也、偶論及解藏之事、問曰、抉脈導竈之法、余家有傳、然未驗之屍、則膠古而不得、師心亦不穩、與其積疑也、不如屠而釋之、我且請戮餘之屍、荻先生曰、非謂莫爲恐害於名教矣、若使戮餘之屍、其爲人一也、以人暴人、君子不爲也、然解一屍體、以有裨益治術於千萬人、則亦爲道之爲也、誰敢怪之、余曰、不疑則已、疑而不爲不恕於道也、假負不仁之名、以斯道食斯祿、如或解惑、卽答恩之義也、且靈樞曰、其死也、可解剖而視之、古時尙爾、我何傷乎、遂因本衙請諸政府、君侯固知斯舉爲濟世之方也、准行之命、朝而下矣、明和庚寅夏四月廿五日、行刑於西郊、請獲首一級、無首骸二屍、余手執刀解之、同學諸生、矢亥明、及某々與焉、荻先生莅焉、傍觀寫之、隨解隨辨、遂置之卓上、而並觀考、諸華說則背照諸夷圖則近、始信夷圖真而華說未盡、顧古之賢聖體仁躬愛、不忍行剮剥、推理立論、以示後世、乃精微未盡、因其